

傳·文·選

延·續·中·華·文·明·的·千·古·名·篇

歷代名人 書札(三)

譚國清 主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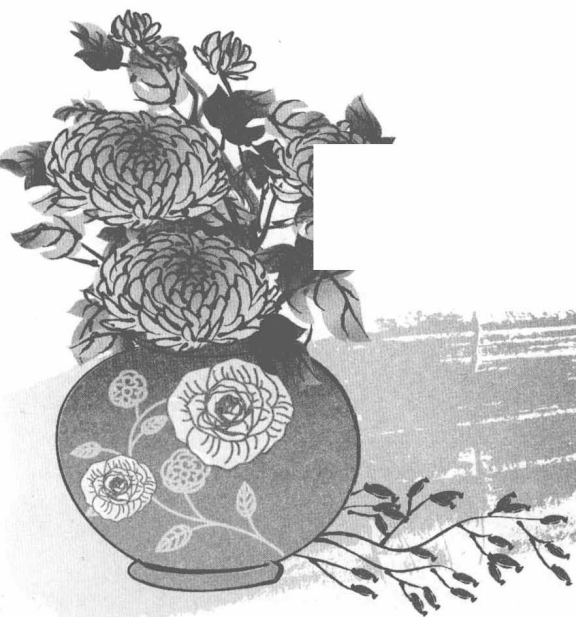
西苑出版社

傳世文選

延·续·中·华·文·明·的·千·古·名·篇

历代名人 书札(三)

谭国清 主编



西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传世文选:历代名人书札/谭国清主编. —北京:西苑出版社,2009.9

ISBN 978 - 7 - 80108 - 700 - 3

I. 传… II. 谭… III. 文学—作品综合类—中国 IV. I2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103314 号

历代名人书札(三)

编 著 谭国清

出 版 人 杨宪金

出版发行 **西苑出版社**

通讯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阜石路 15 号 邮政编码:100143

电 话:010 - 88624971 传 真:010 - 88637120

网 址 www.xycbs.com E-mail: xycbs8@126.com

印 刷 北京昌平新兴胶印厂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87 × 1092mm 1/16

印 数 1 - 3000 册

字 数 586 千字

印 张 36

版 次 2009 年 9 月第 2 版

印 次 200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80108 - 705 - 8

定 价 71.80 元(全三册)

(凡西苑版图书如有缺漏页、残破等质量问题,本社邮购部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原版例言

人类日繁，交际往来之事，亦日以众。言事达情，书札为重。教千年来，佳篇林立，散见史传及各大家文集中。今详加采择，勒为是编。

春秋之世，词令极工。《左传》所载，如《子家遗赵宣子书》、《叔向遗子产书》之类，以既列为经，概不入选。

书札之名，不一而足。其施之上者，曰奏记、曰上书、曰启、曰笺，自敌以下曰简、曰帖、曰教。其上下通用曰状。其实皆书类也。自来选家，皆各自为体。今一概入选，不复加以区别，惟对扬之体宜归奏议类者，不复阑入。

魏晋以上，骈俪盛行，多词华典丽之作。沿至唐初，此风未改。昌黎倡为古文，而书札之体亦为之一变。合而论之，书以达意为主，自以散体为宜，而施之贺谢之作，则比事属辞，骈俪之文亦不可废。今编中所列，大约散体居十之七八，骈体居十之二三。

近人姚鼐选《古文辞类纂》，列“书说”一门，然说盛行于战国，至秦以后少见。且说乃一时应对之词，而纪事者被以文采，遂以成篇。二者实属不类。今选此编，凡宜入说类者，概不之及。

唐代风气，文人学士多上书贵公之门，以求进用。其中佳者颇能自树风节，然其体固已卑矣。今特取其最佳者，稍存一二。余则文采虽工，悉从割爱。

魏晋以来，士大夫多方外之交，相与剖析禅理。鄙人于内典



之书，无所窥见，故凡近此者不录。

诂经之语，论性之文，以及关于朝廷经制者，非详参诸说，不能得其根要。猝取读之，使人意烦。今凡遇此种者不录。

是编多先与书，后答书。或值易代之际，及名辈先后之稍悬，亦有与书在后，答书在前者。此为变例。

是编于通书本末内有事实可考者，于题下作小引一首，无者阙之。

是编起自周秦，至明末而止。



目 录

邵齐熊论彭司马墓志书与学士镜澜同年	(1)
陈寿祺答朱咏斋侍郎书	(2)
陈寿祺与赵尚书书	(3)
陈寿祺答高雨农舍人书	(5)
陈寿祺与总督桐城汪尚书书	(7)
刘开与阮芸台宫保论文书	(10)
顾曾答秦侍郎书	(13)
林则徐复姚春木	(14)
林则徐复梁芷庭观察	(16)
林则徐致闽抚郑梦白中丞	(18)
林则徐复吴子序编修书	(20)
林则徐致潘芸阁河帅	(21)
刘恭冕致刘伯山书	(22)
吴定答任幼直先生书	(23)
吴定与王滨麓书	(24)
吴定答鲍生桂星书	(25)
张星象上朱石君夫子书	(26)
张星象与龚海峰书	(27)
罗有高复彭允初书	(28)
刘仪复高雨农书	(30)
张海珊与顾海霞书	(31)
张海珊答顾海霞书	(33)
张海珊与张鲈江书	(34)
管同拟言风俗书	(35)



许宗彦寄答陈恭甫同年书	(37)
李兆洛答陶云汀宫保书	(38)
李兆洛诫子书	(38)
李兆洛答穆鹤舫中堂书	(39)
李兆洛与方植之书	(40)
李兆洛与姚石甫书	(40)
秦瀛答王惕甫书	(41)
陈用光上翁学士书	(41)
恽敬上陈笠舫按察书	(42)
恽敬上曹俪笙侍郎书	(44)
张穆致刘孟瞻书	(45)
汪喜荀上张石洲先生书	(46)
王豫与吴尺鳧书	(47)
王元文上山东廉使朗甫陆公书	(48)
吴德旋复吴耶溪书	(49)
吴德旋与沈闲亭书	(50)
吴德旋与族弟筠墅书	(51)
姚莹上韩中丞书	(52)
姚莹复荐青一兄书	(53)
姚莹答李信斋论台湾治事书	(54)
谢应芝与钱泽甫书	(55)
吕璜与吴仲伦先生书	(56)
梅曾亮复上汪尚书书	(56)
梅曾亮上方尚书书	(57)
梅曾亮答朱丹木书	(58)
梅曾亮答吴子序书	(58)
周天爵答怀远何治亭书	(59)
周天爵答汤海秋书	(59)
曾国藩复贺耦庚中丞书	(60)
曾国藩复彭丽生书	(61)
曾国藩致刘孟容书	(62)



曾国藩复吴南屏书	(64)
曾国藩复陈右铭太守书	(65)
曾国藩复胡润之书	(66)
曾国藩与徐玉山太守	(66)
冯桂芬上曾协揆乞师公启	(67)
龙启瑞复唐子实书	(69)
龙启瑞答张芾卿书	(71)
龙启瑞致冯展云侍读书	(71)
龙启瑞上梅伯言先生书	(72)
龙启瑞致曾涤生侍郎书	(74)
朱琦答王子寿比部书	(74)
刘蓉与曾涤生侍郎书	(75)
彭玉麟与郭意城书	(77)
江忠源与徐仲绅制军书	(78)
胡林翼致委员韩南溪	(80)
胡林翼致严渭春观察书	(81)
胡林翼致两司函	(82)
胡林翼致严渭春方伯	(83)
胡林翼复应山县吴木斋书	(84)
胡林翼致李方伯多都护书	(84)
胡林翼致程晴峰制军启	(85)
胡林翼请通飭修筑碉堡启	(86)
胡林翼致左季高书	(87)
胡林翼致左季高书	(88)

历代名人书札卷四上

清 四

罗泽南与刘孟容论水陆各分两军进攻书	(90)
沈葆楨与郭意城书	(91)
左宗棠答朱茗生少司马书	(91)
左宗棠与吴子俊太史书	(92)



左宗棠上贺蔗农先生书	(93)
左宗棠答胡润芝书	(94)
左宗棠与王子寿书	(95)
左宗棠与胡润芝书	(95)
左宗棠答毛寄云中丞书	(96)
左宗棠答杨石泉书	(97)
李鸿章致朝鲜国王	(99)
李鸿章十月二十七日致总理衙门请释回李罡应	(100)
李鸿章致朝鲜国王书	(101)
李鸿章四月十六日转呈李丹崖论事书	(102)
李鸿章复何子峨星使书	(103)
李鸿章复醇亲王论铁路	(104)
李鸿章论日本图攻台湾书	(106)
李元度与刘毅斋书	(106)
徐宗亮与方子白书	(108)
戴熙复曾涤生论文书	(109)
鲁一同与于司马书	(109)
鲁一同复戴孝廉书	(111)
鲁一同与左逸民书	(112)
鲁一同与左逸民第二书	(114)
程同文与戚某书	(115)
孙研芝与胡杖仙书	(116)
万寿祺答门师	(117)
孙鼎臣与郭筠仙书	(118)
孙鼎臣与姚廉访论粤事书	(119)
郭嵩焘复王纶霞书	(121)
郭嵩焘复严仙舫丈书	(121)
郭嵩焘再与易笏山书	(122)
郭嵩焘致彭宫保书	(123)
郭嵩焘致沈幼丹制军书	(125)
郭嵩焘致李傅相	(126)



郭嵩焘致黎莼斋	(128)
郭嵩焘致陆存斋书	(130)
曾纪泽伦敦致丁雨生中丞	(130)
曾纪泽巴黎复陈俊臣中丞	(131)
曾纪泽伦敦复陈俊臣中丞	(132)
曾纪泽代李伯相答彭孝廉书	(133)
曾纪泽代李伯相复鲍爵军门书	(133)
曾纪泽答友人书	(134)
吴敏树己未上曾侍郎	(136)
吴敏树与朱伯韩书	(137)
吴敏树答李香州书	(138)
吴敏树与友人论文派书	(139)
吴敏树与梅伯言先生书	(140)
徐子苓上翁抚军书	(141)
王锡振复陈冀子丈书	(144)
邓瑶与崇海秋大令书	(145)
薛福成上张尚书论援护朝鲜机宜书	(146)
薛福成上阎尚书书	(148)
薛福成上李伯相论援救越南事宜书	(149)
薛福成答友人论禁洋烟书	(153)
何熙年上张香帅言武备学堂事宜书	(154)
陈廷经与陆存斋书	(157)
张度与陆存斋书	(158)
张度致陆存斋书	(159)
毛鸿宾致陆存斋书	(159)
张曜致陆存斋书	(160)
朱一新复梁节堪编修书	(160)
朱一新复袁爽秋同年书	(161)
朱一新复楼芸皋大令书	(161)
朱一新复龚菊田刺史书	(162)
张裕钊与黎莼斋书	(163)



张裕钊复查翼甫书	(164)
张裕钊与张煦堂大令书	(165)
张裕钊与钟子勤书	(165)
张裕钊答李佛笙太守书	(166)
陶模寄杨利叔书	(167)
陶模上顾访溪先生书	(168)
马建忠上李伯相出洋功课书	(168)
马建忠玛赛复友书	(171)
许景澄致朱亮生观察书	(173)
许景澄致陈雪渔广文书	(175)
寿富与八旗诸君子陈说时局大势启	(175)
寿富致高嘯桐书	(177)
寿富致高嘯桐书	(179)
吴汝纶与杨伯衡论方刘二集书	(179)
吴汝纶与朱肯甫书	(180)
陈玉树与刘楚芑邑侯书	(181)
陈玉树上祭酒王益吾师书	(181)



邵齐熊论彭司马墓志书与学士镜澜同年

彭司马名启丰，乾隆中官兵部尚书。

伏读司马公事状，详而不繁，直而不尽，无虚美亦无溢美。凡人子欲褒扬其先人者，当以此为法。祭文笔力清劲，比拟不失其伦。虽曰词章，亦超出乎流辈矣。及读墓志，则惘然若有所失。夫以司马公之立身行己，于世道人心，所关系亦非细故矣。即遵常事不书之例，一切庸行置之可也。纠玩赆之州牧，则公之急民病可知也；劾贪谄之学臣，则公之做官邪可知也；条余杭之水利，则公于吏治，能规远利可知也；陈漕政之闾茸，则公于国计，能扶奸蠹可知也。即此数端，司马公立朝风采，可不谓之大贤者哉！今顾一概不录，除爵里姓氏世系而外，仅作一二虚语，聊以塞责，不亦诬乎！

其云治理所宜，事有不可，便昌言之，乃凡为言官者所同也。远村穷野，妇人稚子，皆知有公，乃凡有时誉者所同也。昔汤文正公居二十年，里中仕宦者皆不知其名。而吾邑一二贪秽之徒，其富贵赫奕，田夫野妇，莫不啧啧羡之。然则以妇竖皆知为贤，非公所乐闻也。且自有文字以来，古圣贤之事业功德，得以流传简策，使后世学为忠臣，学为孝子者，非文章之力与？使古之时无诗书，则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之圣，亦与草木同腐矣。而谓人不必以文传，吾不信也。夫墓志未出，人人望公如景星卿云，争先睹之为快。今墓志直止于此而已，必且举平日所钦慕而称道者，并起而疑之矣。是志不如无志也。安得以吾铭不华为解乎？不华诚不华矣，所谓质者安在乎？夫古之人事迹不传，而虚论其概，其人因而愈显者，太史公《伯夷屈原列传》是也。亦有不著议论，列叙诸贤推许之词，反胜于实纪其事者，范蔚宗《黄宪传》是也。志传虽微有不同，立言之体则一。既不能特举一二事以表扬懿美，亦当别作一篇议论文字。而乃寥寥数语，有同寒蝉，抑何苟简之甚耶！今将志中爵里姓氏世系芟去，问为谁氏之铭，恐作者亦哑然笑也。

解之者曰：既有事状，墓志可略。不知事状正以备志墓者采择。倘无可采择，事状亦徒设也。且亦思志铭何为而作乎！千载而下，陵谷变迁。后世或见墓石，知其人不可泯没，肃然起敬，重为封树。人子无穷之戚，盖有寄之顽然无知之物，而不忍言者。苟无所称述，人将弃而勿视矣。岂



仁人孝子不死其亲之至愿哉？某辱司马公知最久，不忍公之行事湮郁而不彰，用敢献疑于左右，惟君子察焉。

陈寿祺答朱咏斋侍郎书

陈公以翰林院编修乞假归，主讲省城鳌峰书院。故书有“鳌峰诸生，渐除旧习”云云。

秋冬两奉手教，备荷注存。奖勳兼勤，曷胜铭感。伏维阁下起居绥豫，侍奉康怡，稽古之荣，以是为大。所云部务，惟在遵循旧章，稍加辨诂，即有喜事不更事名。又云听鼓应官，日与舞文弄法者相支拒，言之慨然。天下事及之而后知，履之而后难。苟欲直道而行，未有不戾俗招谤者。小之如鄙人之于书院，大之如阁下之于部务，皆其明验。以此推之，其孰不然。

寿祺尝论三代以下之治，不任道而任法，不求其本而讯其末。法胜则情愈遁，奸愈滋。自秦汉以来，历世数十。法日增，网日密。然开国之初，其治常易，末流之后，其治常难。何也？始未尝不节目疏阔，而后乃细如牛毛也。夫法宽则吏无所施其好，官得以行其意，法烦则小人不足以防，而君子先受其困。今监司之吏，可以制守令。督抚之吏，可以制监司。六部之吏，可以制督抚。举国家黜陟赏罚之权，食货出入之计，多束手听命于一吏之所为，欲天下事之就理，其可得哉！故尝以为今日之势，当如汉法，以士人为吏。但使之掌文书勿使之动刀笔。督抚监司之任，当如唐之用幕职，不当如今之用幕宾。邪慝庸劣者。禁者滥充。贤能俊异者，予之拔擢。庶凡事得所左右，而人奋于功名，然后可与言治也。

然而虱官蠹士，其害与虎狼螟螣之吏等，是又不可不察。诚使在位者上下均砥节致身于其国，则吏亦绌于其术之蔑以中，而无如模棱两可之多也。近世之弊，最在粉饰。其次脂韦。其次牵制。其次因循。其次玩愒。其次顾忌周旋。积重难返，盖非一朝一夕矣。安在豪杰之伸其志而树厥功哉！此糜鹿之性，所以畏羁縻而乐长林丰草。德非夏禹，才匪相如，谬膺荐达，何以自容。如下走者，所谓腹下之毳，背上之毛一把，奚足为重轻乎！阁下谅之。鳌峰诸生，顿除旧习，继此能守而勿失，士气可以复振。第寿祺学识暗浅，无足为多士式，益可恶也。

年齿未宿，精力已衰。疾疚牵缠，辄多自废。近刻精义二种，谨寄呈



匡救。此皆在京旧稿，比罕增加，亦足知其荒落矣。约积五六册，多言经学时务，未敢问世。安得有道能文章如阁下者，就正其得失，俾无坠迷途乎！惟鉴不宣。

陈寿祺与赵尚书书

笛楼尚书老前辈大人阁下：日蒙驹从左顾，咨访桑梓，谆谆皑侧，有忧民之至意。盖古之大臣开诚布公，集思广益，其道莫不如是。海隅苍生，所以仰托庥荫，曷有既极。

窃惟敝乡近日之大患，上游则怵于宄贼之劫夺，下游则困于豪强之械斗。劫夺之患，但使州县勿讳盗，捕役勿养贼，陆路修扩汛堡，水路造设哨船，增置兵丁，移驻营弁，严令往来巡逻，以获盗有无多寡为诛赏，得其巢穴，则剧盗亦可攻也。械斗异于是，盖劫夺之乱在外，械斗之乱在内。乱在外者其疾为痼疽，为痿痹；乱在内者，其疾为症瘕，为痼疾，为狂悖，为鸩蛊。数者之发，皆足以杀人，然而腹心之祸尤烈。症瘕者治之不得其道，攻伐愈甚，元气愈败，十死四五焉。痼疾者十死六七焉。狂悖者十死八九焉。至于鸩蛊之发，则虽良医不及施药石矣，泉漳之械斗是也。顷承示禁止械斗，当责生监、族长，将奏行之。甚善甚善。顾法行在人，苟轻重权衡，稍有畸倚于其间，则法之始行，利未形而害已不可胜道。敢因阁下河海不择细流之忱，敬献刍尧，以备万一之采。

今泉漳之民之祸急矣。侍数年游清源，知泉事颇悉。夫械斗责之族长是也，以族长固有治族之责者也。生监非其责也，夫仇衅攻斗抢夺戕杀，此乱民之行，生监何涉焉。徒以庶民有犯则逃，生监无可逃也，则传之而至，不至则详革之矣。故捕人行贿，皆于生监乎是求，其事乃遂。儒冠代徒隶之役，黉舍为货赂之媒。而生监一入公门，则拘系挫辱，贫者无寝食之安，富者有鱼肉之苦。甚则校官与令长比为之羽翼，以齟齬其弟子，动则具详学宪，先褫衣巾。幸而狱释冤白，而生监之身已蹈、家已破矣。今若奏明以械斗责生监，牌札一驰，风发雷厉，诚虑有司奉行之过，无狱不藉端恫喝，不问是非，不量巨细，肆其凌虐，草芥韦面，非阁下所以化民造士之心也。

族长责之治其族是已。然族长之富强有力，足以服其众者半；儒而老贫，力不足以制其众者亦半。其乡与其族之少壮桀恶者，势常强且炽，而族长势常弱且孤。或牵率而曲徇党援，或裹胁而强受挟持。其中有无可如



何者。曩者有司捕治是狱，方且择肥而噬，焚烧其庐舍，蹂躏其田园，诱掠其货财，系累其老弱。族之良而富者，无一免焉，彼其荼毒无可控诉久矣。今若奏明以械斗责族长，一切峻绳以法，恐适为不肖者授之刃而割人也。下游缘此将无狱不株连族长，讼未息，而族长之身已蹈、家已破矣。亦非阁下所以敦俗善政之心也。

然则生监与族长，将听其置身局外，而法卒不得伸于天下乎？非也。学校之士，有以私罪被控者，移学取而究之，不必护也。其平居则责之循分守礼义，勿为小人阿党可矣。如连牒扳引，指其主谋喝令者，十有九诬。械斗则多恶少年为之渠帅，尤非生监所得把持，皆可置勿问。族长不必皆绅衿，盖有贫富贤愚之异。族长不得其人，而权不足，皆无以治其族。必于族长房长之中，择其端良絮慝者，立一人为族正，复立一人为族副。奏明于朝，假之以约束举劾之权，严之以从容曲庇之罚，则任专而有所执持。遇有议斗集众祠堂之时，族正、族副忠言劝阻，族长责之房长，房长责之家长及诸恶少年，而锋遂以杀，势遂以格。如是然后族长得行其志，有司得伸其法。若其寻常雀鼠之讼，族正、族副可以判其曲直而止善也。否则定断于官，勿令每案牵涉，使其仆仆然匍匐公庭，则族长安而民事亦无不治。设不幸而成械斗，将必有擒繫倡乱之人以献者。何凶之难得哉！

夫止乱之道，舍教化奚由。教化之端，舍学校奚如。君子之欲善俗兴贤，未有不先重士者也。今之为士，能充羞恶之心者寡矣。若不急崇其名节，养其廉耻，而使困辱于舆隶之手，迫胁于赇赂之场，以供饕餮之一饱，则驱之为不善而已矣。虽有良士，何乐为儒。官既重士矣，假令士有不率教，作奸犯科，则以三尺治之易易耳，岂必搏击读书之人为武健哉！比间族党，刑罚庆赏，相及相共，有罪奇邪相及。县鄙鄯邻相纠相受，此吉者所以禁暴弭奸之法也。司徒之条曰安富，调人之职曰和难，引古者所以保民畜众之法也。汉置乡三老掌教化，有秩，嗇夫职听讼，犹近古比长、邻长、间胥、里宰之义。今设族正、族副，于悖宗收族之中，寓教让息争之道，其效尤速。侍愚以为请先严喻族长，勿庇好恶而纵强暴，示以法之必行。切戒令长勿任胥役而虐无辜，示以情之不可拂。救时之务，孰急于斯！区区乡党之私，妄思万一裨周召之治，而遂忘其冒渎，不胜悚惶之至。伏惟鉴察。



陈寿祺答高雨农舍人书

高雨农，名澍然。光泽人。亦闽中之治古文者。

寿祺顿首。雨农先生阁下：腊初邮寄一函，未审何时得达。廿一日奉到手札，不胜欢慰。承示大著《论语私记》，所订先贤旧说，皆犁然当于人心，诚笃信好学，不为苟同之道，异于剽袭墨守迂论、妄自以为遵服儒书传注者也。谨留再三细绎，俟它日缴左右。拙文荷蒙教正，自首至尾，评鹭盈帙。复一一校定句字，以求其当。循循善诱，使人忘其丑而增其智，快然若饥十日，而享太牢。寿祺不自意阁下知爱之深，不以为不屑教诲，而降心以引而进之古人若此也。阁下所论国朝诸公，魏冰叔、汪苕文、方望溪、刘海峰、恽子居之各有其偏；侯壮梅、姜湛园、姚姬传之治气格，而非其至；朱梅崖之直接震川，而微惜其经术疏而实用少，诚不易之言，非苛深也。顾不知往者黄梨洲、全谢山先生，近者朱笥河学士、张皋文编修、陈自云同知之文，阁下以为何如耳。梨洲、谢山长于史，其气健。皋文长于经，其韵永。自云长于子，其格离。笥河长于马、班，其神逸。皆可以为大家，阁下或未尽见之邪？

寿祺窃以为治文词而不原本经术，通史学，而究当世之务，则其言不足以立。虽然文必本六经，固也。诸经之中，《易》道阴阳，《卦》、《彖》、《爻》、《象》自为一体，《书》绝质奥。《诗》专咏言，皆非可学。独《左氏传》、《礼记》于修词宜耳。然人徒知左氏为文章鼻祖，不知左氏文多叙事，其词多列国聘享会盟修好专对之所施，否则战阵御侮取威定霸之谋，不如《礼记》书各为篇，篇各为体，微之在仁义性命，质之在服食器用，扩之在天地民物，近之在伦纪纲常，博之在三代之典章，过之在百世之治乱。其旨远，其辞文，其声和以平，其气淳以固。其言礼乐丧祭也，使人孝弟之心油然而生，哀乐之感淳然而不能自己。则文词之精也，学者沉浸于是，苟得其一端，则抒而为文，必无枝多游屈之弊。盖《礼记》多孔子及七十子之遗言，故粹美如是。寿祺尝劝人熟读《礼记》而玩索其意味，以此也。后世自两汉、魏晋迄唐宋元明，凡命为作者，虽所得有浅深高下之殊，其无悖于古之立言之旨一也。大较得于经者上也，得于史者次也，得于子者又次之，得于文以为文者下也。要之立诚为本，以有用为归。不诚则蔑以征信于天下，无用则蔑以传远于后世。



寿祺少学词章，闯弄笔为散体。既知其妄，辍不复业，其后研讨经义，又纵观古今作者之林，然后稍稍从事乎此。而才识驽钝，用功不专，终末由有所成就。其有不获已于言，则姑直抒胸臆，而绳墨不中于义法。虽未尝依傍藩篱，而亦莫窥见堂庑。每念兹事之难，千载以来，代不数人。寿祺曩欲进樊川以参韩、柳，揭逊志斋以配震川，为唐明职志。猥承许与，顾焉敢以皮肤末学，欲厕于古之立言乎！行年早衰，意气消缩，自知其力之不足，几将中道而废。徒以享帚之私，不忍遽弃，岂图阁下扶树导迪之厚，乃如习下驷而俾之驰，作懦夫而使之射也。辱奖借过情，选定拙文百余篇，谓气格高者，近习之、子固，时摩韩垒，次不失为刘原父、虞道园、方希直。考据之文，胜全绍衣、钱竹汀。又谓其上大吏诸书，图度民隐，性真不可掩抑，何减归熙甫。夫习之诸子何可当，抑许驾部侪之道古堂，则亦鄙人所惭者也。寿祺尝与友人言吾闽近日著作之盛，无过邵武、朱梅崖之文，张亨甫之诗，皆足以雄视海内。而阁下固冠时之隽也。阁下乐志味道，束修无玷，经学明通，而文词嗣响梅崖，不朽何疑。寿祺得附于诸君子之末，习闻讲画足矣，奈何谬推迂愚，谓能补梅崖所不逮，而自比于滕薛小侯哉！

寻绎尊旨，辨体极精。寿祺尝论四六之文，与律赋异格，与古文同源。必明乎谋篇命意之途，关键筋节之法，然后与古文出一机杼。四杰气格尚隽，而不免繁艳。自宋以后，浮动轻率，遂堕宗风。国初陈迦陵虽有逸才，未除俗调。章岂绩而下，等之自郅矣。自胡迟威始倡复古，乾隆、嘉庆间，乃多追效选体。然吾乡犹近时趋，未能丕变。而治古文者，耻言骈丽，排摈横加，如此未达乎西京、扬、马、邹、枚之作，有唐河东赞皇之制耳。阁下论古文严，而亦不废有真气之骈体，非洞澈古今升降源流之故，而得其会通，其孰能辨于此！

寿祺不揣固陋，因阁下之不加鄙夷，敢复献其旧撰《闽中儒林文苑》两传稿二册，乞是正。外杂文二十篇。中有少作及酬应之余，本已投弃，间有一二或似可收。又骈偶文一册，凡四十二篇。中如臧君墓表，缉两朝东巡诗恭跋之类，当入内集。余并希鉴定。其卑下者，宜直付焚毁，非欲如买菜之求益也。盖缘阁下之惠好，私心悦服，谓不可当吾世而失师资，故不惮尽出肺腑相视，不啻若病者之遇良医，研者之遇大匠，将披其腹心，竭其材质以求工削也。惟阁下察之。